



一份高中生“最佳提案”背后的故事

“提案”源于一位志愿者老师哺育

这个看似与高中生群体毫不相关的提案源自该校一位社团的女志愿者老师。

当时,这位女老师的孩子刚刚4个月。单位没有用于母乳喂养的场所,这位老师只能等到中午所有同事下班后,反锁办公室的门,然后钻到桌子底下挤母乳。有一天,一位男同事提前回来,不停地敲门,这位老师匆匆地把母乳装在了瓶子里。这位男同事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了挤母乳的装置,私下对别人说:“这是不合时宜的行为。”

得知这个评价后,这位女老师有些委屈:“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出错了?”

在查阅相关新闻后,张东港和小伙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些妈妈了解母乳喂养的益处,却放弃了?为什么有些妈妈不敢在公共场所哺乳……”

产生这些疑问之后,去年4月,他们将此作为主题,开始了模拟政协之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伙伴们精心设计了4套问卷,分别针对妈妈群体、普通公众、国外留学生(了解国外情况)和企业家,他们想了解不同利益方各自有何需求。

利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他们奔走在西安的街头,采访路人做问卷调查。在十几条街道上,他们挨个查看公共场所是否配备专门的母婴室。最后,他们只发现了3间母婴室。

而在街上做问卷调查时,男同学没少遭到路人的白眼。“你一个大男生问母乳喂养,不尴尬吗?”一位随访对象问张亦凡。



张亦凡回答得理直气壮:“为什么尴尬?我觉得是心酸。”

他现场对这位随访对象讲解了母乳喂养的现状。最后,这位采访对象忍不住说:“你们真棒!”事后,这位随访对象主动加了张亦凡的微信,并表示:“如果还有问题,我愿意帮助你们。”

这群1998年前后出生、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对各种新媒体资源的运用娴熟无比,他们也利用这一优势寻找相关微信公号或者进入妈妈集中的论坛,发放网上问卷。为了制作与此相关的视频,在上街采访市民、哺乳的妈妈或妇产科医生时,因为担心声音会模糊,他们一手拿着家用DV录制视频,另一只手则拿录音笔或手机录音。

在参加模拟政协活动时,他们即将升入高三:一边是学业,一边是课外活动,压力可想而知。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的魏思铭、张亦凡、张东港、夏瑞敏、程晓雨、乔心等6名同学《关于加强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的提案》,在全国政协委员王元的协助下,被提交至全国政协大会。

提案的字数不到2000字,可是参与的同学深深体会到提案背后每一个字的不易:有过对选题的争论,有访谈路上的艰辛,也有面对大量数据的无力感……

这年的暑假即将到来之时,因为一件小事,做提案两个多月来的种种委屈终于爆发了。同学们吵了两个多小时,把压力发泄出来。但提案还要接着做。

在这个过程中,提案小组的同学们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尤其进入视频的后制作时,有同学帮着处理字母,有同学帮助处理声音……虽然这些帮忙同学的名字不都会出现在小组名单里,可是没人在乎。

学校电视台的老师允许他们用电视台的多媒体中心处理片子。有时,他们会缺一两堂课,而老师认为他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吧,我单独给你们补课。”

提案小组所在的班级是文科班,58名同学中只有9名男生。视频制作完成了,在播放之前,有同学发问:“多少人知道‘背奶妈妈’?”举手者寥寥无几。当视频播完之后,“有

多少人愿意去帮助他们?”全班都举手了。

在做问卷调查时,正赶上母亲节。张亦凡送给妈妈的礼物是提案的初稿。妈妈非常感动:“你终于不只关注自己的妈妈,而是关注所有的妈妈了。”

政协委员为他们点赞

2015年8月,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落幕。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的提案获得“最佳提案”。与它一起获得最佳提案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节俭教育的提案》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关于完善学生社会实践体制的提案》。这两份提案也将在中国致公党界别全国政协委员的协助下,一同被提交至全国政协大会。

在张东港他们设计的问卷里有这样一段话:您的参与将影响母婴室建设,保护你和您孩子的权益。“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成为现实。”张东港感到特别兴奋。

在得知团队的作品获得优秀提案奖时,张东港说:“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公民而自豪。”他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通过他们的努力,“每个公民的声音都会被听到,每个公民的诉求都会被尊重”。

不止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为他们的认真与执着点赞。尽管这群少年是在模拟政协活动,但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认为他们的行为足以给全体政协委员提个醒:写提案,该怎么用心。(摘自《中国青年报》原春琳/文)

高中时因为批评应试教育退学后,他出版过小说,做过支教,骑行中国,凭借写作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在路上完成了自我教育——

退学少年李红豪骑行记

一篇作文改变他的命运

6年前,还在武汉华师一附中念高二的李红豪在语文试卷里,看到了“尖毛草”。那是一段启发学生展开联想写作的提示材料: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本来对做卷子没啥感觉,李红豪却兴奋了。他在作文里把应试教育的死板和专制作为批判对象:“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得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从放假、收费等等事可以看出,各学校总是能将圣旨变成剩纸。”

没料想,这篇名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老师批语“自毁前程”,时任班主任和学校让他停课反思,“思想没有改变,不许进教室上课。”这个年少气盛的男生居然真的再没回到学校。

李红豪出版过小说、写过教育专栏,凭借微信公号 and 网站签约作者资质,已经能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可以自食其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2013年5月起,他骑着朋友送的山地车,开始另一段旅程:骑行中国。

“流浪”到派出所求助休息一晚

2015年12月第一周,武汉的风寒冷入骨。像往常一样,李红豪从骑行途中回家作短暂休整。

一年半里,他骑过华东、华南,也在西南和华北试过搭车。在路上,每个月的花费不会超过600元。钱主要花在吃饭上,超过10元一顿,就得仔细掂量。除了野地,他很少住帐篷,太孤独,会少了交友的乐趣。除了偶尔住青旅,大部分时间他是个忠实的沙发客,“提前联系各地的沙主就好。”

也会有连沙发都没得睡的时候。从宁波出发骑了一整天,踏上舟山本岛时,他兜里只剩50元钱。李红豪觉得:揣这些钱玩舟山一两天,足够。当时朱家尖唯一的一家青旅,一张床位也要80元。他果断放弃。“流浪”到东港的一家酒店门口,他迈进酒店拐弯的头一家派出所求助,值班警察没同意。“我一天没休息了,只要躺两个小时,早起看日出便好。”警察愣了愣,同意了。清晨还指给他洗手间位置:洗把脸赶紧看日出去吧。

在上海外滩,有个1989年出生的男人留下遗书和身份证,就在李红豪视线十几米外跳江。在江南,一位同性恋姑娘跟他讲述女友精神崩溃的故事。在扬州,他偶遇“追风筝的人”扎西顿珠。藏族青年扎西的父亲一心希望儿子考公务员,儿子却有颗向往自由的心。少年时,扎西翻过山头追一只风筝,回来却被恼怒的父亲撕成碎片。伤心的扎西于是离家出走,先后在尼泊尔和印度闯荡。

“认识他们,便看见一种从没见过的生活形态,每一种形态都远比我们被安排好的那条路精彩。”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

2015年10月,李红豪以本名开了个人微信公号。在第二篇文章里,他如此自我介绍:“还没成年就被退学的人我只听说过两个,一个是爱迪生,一个是我。”但他认为,作文这事儿只是导火索。

高一时,学校下令学生统一购买校服,据他和同学杨帆、吴俊杰等人说,很多人都不乐意买,“又丑、又贵,料子还不好”,关键是入学时已经买了春夏秋冬4套,“这套纯属多余。”李红豪觉得,学校就是通过校服来“吃油水”,学生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四季各一套,你能告诉我第五个季节,我就买。”他这么跟年

级组长说。抵制买校服的,从十几个到剩下三四个,最后就剩下他一个。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却被很多人记住。退学后头一年,他把校服事件写进小说《逃花园记》,其中爱打篮球的主人公陆谦和老师论战时说:“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

进入高考前的“攻坚”阶段,艺术课常常悄没声儿地就被语文、数学课挤占。李红豪不满,凭什么?他和另外7个人溜出去打篮球,被班主任罚“第二天打一天球,不许停”。6年之后回想起来,李红豪都佩服那时的自己:“那么强大的逻辑,现在都没有了。”

李红豪的父亲是铁路工程师,他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家。母亲以前在印刷厂,后来开过小门面。李红豪印象中的父母,都是温和、热情、忠厚之人,“我是彻彻底底地放养长大。”他的房间门背后镶着一个篮筐,上方墙壁贴着科比、詹姆斯等球星的海报。上学的时候,一帮球友老来他家聚。在家里就能投篮,多爽。

只是退学这件事,爹妈再怎么开通,也会劝他回去。“中国的父母,绝大多数还是觉得,只有这一条正道。我爸妈也一样。”后来看到他写了小说,做支教、写专栏,骑着车还能慢慢养活自己,他们便再无多话。

刚退学那阵儿,他也迷茫过,想过是否出国念书。但那意味着家里得卖了房,花上百万。“有那个钱不如做点别的投资呢。”他觉得现阶段还是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车轮走哪儿我走哪儿

他的博客下面,有人劝他“勿流入愤世嫉



傍晚的武昌江边,李红豪穿着在外骑行旅行时的行头。

俗之流”。不止一个人忠告他,应该先读个学校深造,储备能量再尝试去改变它。

骑行路上他也去过十几所高校,参加过男生的睡前卧谈。他并没觉得高校有多少诱人之处。山东大学学生谢操跟他吐槽学校官僚气息重,更坚定了他“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根子一样”的想法。

山地车上的码表提示,李红豪的骑行旅程已经突破了9000公里。今年他倒想暂缓一下。春节前,因为几篇通俗化的历史解读文章反响不错,《今日头条》编辑找到他,加入该平台“千人万元”计划:每月写满10篇保证水准的文章,可以获得1万元报酬。于是他打算暂且在家,好好地完成与网站的合作,攒些钱,争取明年骑行日本——为此他已经开始学习日语,看动漫。

这是他到目前最为稳定、收入最有保障的一份工作。他对挣钱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太多限制。最好是能“站着”把钱挣了。

“车轮走哪儿我走哪儿。”他从不想太远。(摘自《南方人物周刊》邓郁/文)